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

绿树 上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

绿树 下





良自道集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  
绿树  
上

河北教育出版社

郑民钦 译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燃烧的  
绿树

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绿树/(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ISBN 7-5434-3982-4

I .燃… II .①大…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068 号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燃烧的绿树(上、下)**

**作者:** 大江健三郎

**译者:** 郑民钦

**选题策划:** 青青子衿工作室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孟保青

**特邀编辑:** 张国岚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社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电话:** 86-311-7040218(发行科) 7755280(总编室)

E-mail: hejy@public.sj.he.cn

**印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本:** 1/32 850×1168 毫米

**字数:** 550 千字

**印张:** 24

**印数:** 0001-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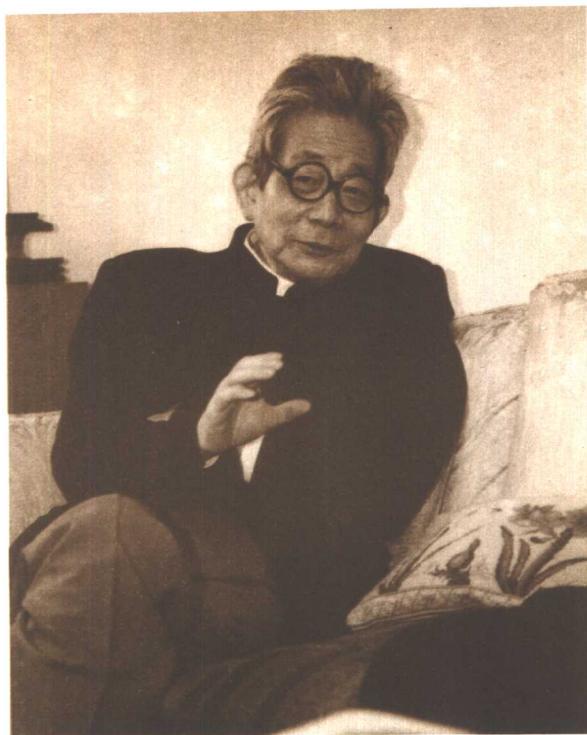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34-3982-4/I·538

**定价:** 31.2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江健三郎（段跃中 摄）

谨以此文为《大江健三郎自选集》之序言，并献给亲爱的中国读者。

——大江健三郎

## 参与世界文学 之一环的亚洲文学

大江健三郎

我曾在墨西哥城任过教职，至今已是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了。当时，为抗议官宪在三元文化广场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流血镇压，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我和奥·帕斯的邂逅，就是在那一时期。与从哥伦比亚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知己，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与一位同在墨西哥学院任教职、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人成了朋友，他让我看了一份中国译介拉美文学的书目单，我对那份书目的详尽和丰富惊讶不已。当时，被中国翻译介绍了的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被译介到了日本。不过在那之前，我却只能阅读他们的法文译本。那时，我还知道墨西哥的优秀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也被全部译成了中文。

当时，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拉美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为此而深受感动。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奇妙而坚定地相信，他们对欧美文学非常了解。然而，这种自信是真实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日本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高处和深处，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努力理解墨西哥的文学，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中找出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的接点，从而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了。而日本文学距离这一目标却还非常遥远。

当郑义和莫言以惊人的气势开始他们的创作活动时，我觉得自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联想到他们身后的那些新作家的旺盛势头，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作家显然将要占据世界文学中的显著位置。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日本文学则很有可能停滞在封闭性的本国文学的框架之内。

对我来说，作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亚洲文学就是鲁迅。倘若现在由我来编选此类文集，鲁迅将会被排列在第一位。尽管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时期远远晚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早在我出生的翌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从不曾想像过自己将来会去写小说，但对于我这个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鲁迅却是同时代最为重要的世界文学的作家。这里说到的同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当然，鲁迅进行文学活动的时代，是以我出世前的时期为中心的，而且，还深为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所折磨，那个不久后我出世来到的国家的国家主义。然而，在那个时期，日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备受磨难而不失



威严。在我看来，晚于鲁迅开始文学活动的中野重治是日本唯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尚不能将中野重治划入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级别中。

我的母国的年轻作家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从内心里渴望实现前辈们没能创造出的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我最崇高的梦想，期望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能够用日语实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梦想理当已在中国（包括作为中国语文学组成部分的台湾作家），在韩国，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尽管我还没有接触到他们最新创作的作品）得到了实现。在被这种新文学所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仍在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想，我应当竭尽余生之所能，使得这个梦想也能够惠顾于自己的文学。我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曾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的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今天，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对于自己的文学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世界文学竟然毫无自信，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被称之为亚洲文学。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时代刚刚开始步入文坛时那样，对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总是抱有新奇和强烈的梦想。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许金龙 译）

## 主编者的话

叶渭渠

多年前，承蒙大江健三郎先生的热情支持，我主编了两套共十卷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和编选了两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受到我国读者的青睐，也与大江先生结下了翰墨之缘。今次大江先生自选作品集全三卷四册，收入了长篇新作《燃烧的绿树》和尚未在我国译介过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的《迟到的青年》和文论集《小说的方法》等，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优秀之作。我又一次有机会主编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许是命运邂逅的必然吧。

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就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创作了《饲育》，获芥川奖而登上文坛。从此，他确立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充分发挥文学的想像力和追求“介入文学”，继续创作出许多杰作。具体地说，大江通过长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体验所培育出来的丰富想像力，通过调查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所获得的悲惨体验，以及身历儿子天生残疾所承受的痛苦体验而产生的对生与死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爱，树立起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三重生活的体验，这种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



后果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便成为大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永恒的主题，也从此确立大江创作的基本态度。

首先，大江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积极把握战后日本史的重大事件，并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文学想像力。比如战后的反对战争、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反对核武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政治问题都在他的文学想像力的世界里表现出来。为此他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达，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象征的手法加以发挥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展现一个扭曲、异化的社会世相，深入探索人在社会政治重压下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用一位日本评论家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黑暗的轮廓”。

其次，对人文理想主义的积极探索，致力于尊重人性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如从环境污染，具体到残疾人问题和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人的存在和状态的重要表征而加以文学化。从《个人的体验》到《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等，或将焦点对准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或以反社会的性行为来探寻人的性的真实存在，或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特别是他成功地将“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以达到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给读者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角度。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这样，作家的文学就更具象征的意味。

第三，大江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四国森林山谷里，对日本人的神道信仰自然神的象征树木、森林和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常常将它们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以此拓展为更具传统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并不时加入民族的神话和东方神秘的哲理，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想像力。

大江健三郎于一九九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一度封笔，表示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此后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就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他不仅将他迄今的三重体验作为文化整体问题来思考、概括、把握和升华。比如《燃烧的绿树》，写了他回到四国森林山谷村落，获得了“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的力量”，就进一步探索迄今他所面临和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有关灵魂的问题，试图在自己的乡土上寻回“灵魂的根本所在”。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事件，他已经开始写到新兴宗教的淡化宗教意识所带来的问题，而在《空翻》中，他更是叙述一个更明确的主题：通过奥姆真理教的毁灭，揭示这一邪教产生的精神背景就是“宗



教的空白”，进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和精神的拷问，以奋力追求文明的延续。正如大江本人所说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总括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基本态度、理念和表述方法是一以贯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再加上大江的文学使用的是“物质化的语言”和“比喻·引用文体”，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扩大其想像活动的范围。这种语言和文体，不仅保证了大江在文学上的想像的生命力，而且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已尽现在其自选的文论集《小说的方法》中。因此这套作家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是迄今两套十卷的重要补遗，而且是展示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最新的创作成果，读者从中可以更全面了解这位从日本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的整体风貌。



大江健三郎（段跃中 摄）

- 选题策划 / 青青子衿工作室
- 特邀编辑 / 张国岚
- 责任编辑 / 路殿维 孟保青
- 装帧设计 / 张志伟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自选集》

主 编	叶渭渠	
副主编	唐月梅	许金龙
编 委	于荣胜	王 成
	王中忱	李均洋
	陈众议	郑民钦
	竺家荣	